

老 贺 著 • 长篇小说

钱浴 权浴 泉浴

远方出版社

泉浴权浴钱浴

老 贺 著

远 方 出 版 社

第一章

1

川西西部的西原市。

说是西原市，其实它旧名也非西原，而是“天都”，毫无疑问旧名是和天都温泉大有干系。据史载：元代天都仅是一个小村兼冬季牧场，明初土司所辖部落驻牧此地，由于地处汉地与西域民族交界之特殊地理位置和交通要冲，其政治地位渐渐抬升。清雍正年间设置流官，安设阜和营，兴建城垣，其间经过两三百年的拓展，才有了今日容纳 80 万人的川边省辖市。

老一代西原人多以天都温泉为荣耀。

民间野史传闻：天都泉出过妃子。

雍正年间，康熙十七子果亲王允礼奉其兄雍正皇帝之命前往西域康藏高原巡视。允礼乃一文人骚客，雅娴翰墨，善词令，有诗才，并精绘事，著有奉使记行诗及往返日记。此行期间，果亲王允礼每每看到西域高原山水苍凉，无不心沉思黯。忽一日，车马行至一山坳，突闻一阵奇香随风扑鼻，

妙不可言。抬眼望去，乃一乡姑在一丛树上摘红豆般果实。果亲王指问道：

“此为何物？为何如此异香？”

乡姑含羞答道：“此为花椒，乃是麻嘴的东西。”

果亲王笑道：“此一路行来酸甜苦辣都尝过了，还没尝过麻的，今天倒要领教一番这麻的物什。”

是夜，乡姑用新包谷面粉搅了一锅黄澄澄的粘团，用新花椒拌油酱。果亲王胃口大开，吃得满头大汗，欣然叹喟：西部地区竟有此等佳品，真乃天上人间也！席间再问乡女姓啥名谁。乡女答：“仙桃。”这名儿和乡女的美貌娇妩无不相符，酒醉饭饱的果亲王便把持不住心猿意马，携了乡女的手儿，去到那温泉之中。在热气腾腾的水雾中，吃了无数补品，正阳刚凶猛的果亲王，搂着骄羞无比、柔若无骨的乡女，将一根尘柄，刺进鲜嫩欲滴的“桃儿”中，云雨数度，方才罢休。自然，天都温泉中又有了一段皇戚与乡女野浴媾合之好事，以至事后留下了交欢之果，取姓氏为甲。据说这“甲”姓也是有种种说法的，一种说法是甲有美之意，另一种说法是甲乃果亲王的“果”字脱变而来，只是去掉了下面的水。

另有前人填词《天都飞瀑》：

蜃窟高寒，仙源漂渺，玉液流下天宫，飞湍激石，山籁响滔淙，一壁蒙茸倒挂，虚岩里，摇雾蒙蒙，多应是，白龙虚气，饮壑下长空。相逢，惊乍见，藐姑仙子，群玉山中，看水帘齐卷，洞壑玲珑。我欲攀援直上，观神女，行雨巫峰，骑鹏去，重天银翼，大地起长风。

清乾隆年间文渊阁大学士孙士毅也在专写天都温泉的《汤泉》一诗中写道：

不数华清水，
言从小拂庐，
洗兵犹有待，
暖老竟何如。

由此可见，天都在历史上虽算不得久远，却也是晓有名气的地方。时至今日，昔日的天都已变成了西原市，其名声仍在西部路人皆知。

西原山美水美人也美。

山水之美暂不多说，仅说人美。有俗言为证：

西原出美女，
美女甲氏多。

也不知此言是否与果亲王昔日天都温泉风流有关，倒也道出了真情。

西原姑娘对外地人都有称自己是甲姓的习惯，“甲”字含有“最好、最美”之意，不是说“桂林山水甲天下”吗。有一年，一个从外地分到西原来工作的大学生在东门车站下了班车，行李纸箱儿一大堆，似搬家，人家这是要来西原安家立业呢，能不把被盖衣物书籍都带来。车站大坝上空荡荡一个人守着一堆东西，大学生犯了愁。正难当儿，一个眉目清秀的姑娘上来解了围。那姑娘帮着他手提肩扛，找到住处，累得粉脸儿通红，小山丘似的胸乳起起伏伏，谢了报酬就走。大学生追出门问：“姑娘留个名，以后好交往。”姑娘

回头，抿嘴儿一笑，说：“姓甲。”三日后，这大学生安顿好便上街寻那姓甲的好心姑娘。西原市说大算不上大，说小也不小，这痴情得近乎于憨傻的小白脸从早到晚骑着一辆借来的自行车，也不知跑了多少条街，穿了多少条小巷，问了一百个姑娘就有九十九个自称姓甲。末了，遇一老者解了个中谜。这小白脸大学生才猛一拍自己的脑瓜子，暗骂一声：读书读到牛屁股里去了。

话又说回来，西原市姓甲的也确实不少，东西南北四个辖区八个派出所的户籍档案里甲姓人家也有一两百家。城南诸葛院子还没拆迁前，有一个百岁老人姓朱的对西原甲氏根底很是了解。据这百岁老人说：当年果亲王爷留在天都的血脉乃是一女子，这女子长大后貌若天仙，为留下甲氏传人，只好招婿上门，其后人因袭而姓甲，谁知以后代代如此，都是姑娘招婿上门，至朱姓老人百岁寿辰时，甲氏已分为数十脉，共五代了。这朱姓老人 103 岁才乘鹤西去，有关甲姓传承之说已无从考证。

2

这是西部高原的一个初秋季节，天空高远而湛蓝。仰头看，深邃的天湖上飞翔着一群灰色的野鸽，自由而悠然，西移的阳光灿烂地照在野鸽身上，闪烁着墨蓝色如宝石般的光

泽。而群山环绕下的西原市参差错落的楼群上空却蒙着一层乳色的雾，隐蕴着这座八十万人的省辖市的喧嚣与繁忙，抑或是慵懒与浮躁。

一辆如墨色水晶般簇新的桑塔那轿车，在市郊环线路上平稳地奔驰，车内坐着西原市两个颇有名声的靓丽女人。开车的名叫甲玉霞，年芳二十三岁，长发飘逸地披在肩上，天生的又长又翘的睫毛掩着的一双鲜活灵动的眼睛盯在公路上，也时不时用眼角余光去窥一下后视镜里的另一个女人。这是一个充满朝气的姑娘，活泼大方，却又比同时代的人多一些理智，让人一见她就想到蓝天上飘着的一朵洁白的云，自由、奔放，无拘无束。坐在边上的是甲玉霞的上司，本市颇有名气的“与点楼温泉山庄”的女经理杨金拉姆，一个三十多岁的成熟少妇，丰腴的身姿光艳照人，白皙端庄的脸上神情温柔，也隐蕴着一股孤傲雍容的气质，很容易使人联想到秋天绿树上熟透了的金色雪梨。此刻，杨金拉姆端庄的脸上带着闲适逸情，挺有点悠悠然地盯着车窗外晃过的那些山与树的风景。

车窗前的公路出现了一条岔道，那条岔道一直延伸进蓊郁的山野松林中。分路口上立着一块标示牌，向左的箭头指向市区；向右的指向“天都林场”。杨金拉姆扭头看玉霞一眼，平静地说：“先去天都温泉。”“杨姐，怎么不直接去车站？”玉霞也扭过头问。杨金拉姆倚着靠背，微眯着一双漂亮眼睛，没吭声，那孤傲得有点盛气凌人的脸上微微显出一丝笑意来。

玉霞把车开上了岔路。车轮辗在 30 度倾斜的简易山路

上，也许是久没行车的原因，免不了有些颠簸起伏。好在离开了市环路，这四公里的山路就完全置于蓊郁的人工松林下了。灼人的阳光只在松林树梢的顶端刻下一条眩目的光照线。凉风习习，松枝轻摇。秋蝉子在一个劲地聒噪，仿佛这山林间满世界都是它合唱的舞台，让人听到那无止无休的蝉鸣只有无可奈何地摇头。

杨金拉姆掀下车窗，将头倾了出去。风将杨金拉姆如瀑般长发拂了起来。她明眸里溢出了轻松的神情。

“好爽快！”杨金拉姆情不自禁地说。

“杨姐，这叫人逢喜事精神爽呀。”玉霞的大眼睛调皮地眨眨眼道。

“我有什么喜事？”

“杨姐，曾哥到外地学习观摩半年了，咱这不是去接……”

“你想哪里去了，我和老曾老夫老妻的了，有什么喜事可言，哪比得上你们年轻人，情啊爱啊的成天都含在嘴里。”

玉霞忍不住心里发笑：杨姐，这你还能哄了我呀，到咱们西原市的班车下午5点才能到站，你却叫上我2点钟就出了门，从“与点楼”到车站只消半小时，这等候的3个多小时够你煎熬的啦。

“杨姐，班车5点才到站。”玉霞想提醒她。

“知道。”杨金拉姆用手拢了拢烫成绢花纹样式的头发

玉霞抿抿嘴，脸颊上一对笑靥盛着娇羞，她暗恼自己自作多情。

“笛——”桑塔那轿车鸣着笛转过一处弯道，车窗前的

路边上出现一个巨大的水泥标示牌：西原市天都温泉人造林自然保护区。

见玉霞不说话了，杨金拉姆问：“玉霞，怎么不理我了？”

玉霞撇了下薄唇，不无娇嗔地说：“人家好心好意提醒你……”

杨金拉姆轻声一笑道：“我提前出门是想到这天都温泉来看看。”

玉霞点头道：“难怪杨姐要叫上我。”

“是呀，哪有接老公还带上你这靓妹子的，我就不怕老公花了心啊？”

玉霞俏脸儿一红：“杨姐是大美人，又是名声在外的女老板，曾哥还怕你不要他呢，他哪里还敢生二心。”

“玉霞，杨姐年老了，哪比得上你这西原市有名的甲氏小妹。再说人心隔肚皮，男人谁没个花花心肠。”

“杨姐也不能拿我开玩笑呀。”

“好了，玉霞，杨姐难得闲一下心思，说说笑笑，你也别记在心里。”

“你是老板，我这打工的，哪敢和你较劲。”

杨金拉姆微微摇摇头：“玉霞，你从大学毕业回来，到这天都泉来过吗？”

“没来过。只是离开西原去上大学前来过。”

“来和你大姐一家告别。”

“算是吧。我大姐大姐夫对我很好。”

“你大姐夫今天能让我们进去吗？”

“能，咱到天都泉休闲，又不砍树破坏林子，他干嘛不让咱进去。”

“市政府早有通告，为了保护天都温泉人工林，一般没有市府条子是不能随便放行的。”

“杨姐是本市赫赫有名的温泉山庄经理，别说是市府一张条子，就这会儿给市里当官的通个话，也没人会说不行。”

“我的手机出门就关了机，这会是谁也寻不着我。”

玉霞灿然一笑：“杨姐，我知道了。”

“你知道什么？”

“杨姐这是忙里偷闲，曾哥要回来了，先到天都温泉来……是要给曾哥一个意外的喜悦。”

“鬼女子，胡思乱想到哪去了。”

“本来嘛，谁不知道天都泉椒香浴体，会令人青春焕发。”

“别再瞎猜，瞧，你庆刚哥从屋里出来了。”

天都林场组建不到 10 年，任务只有两个，一是负责这片方圆三十公里的人造松杉林，二是培育以松树为主科的苗木，供西原市春季植树造林。这样的苗圃西原市一共有 8 个，天都泉是苗地面积最小的，所以职工也少，仅有 5 男 3 女。其中场长陈庆刚和甲珍珍是俩口儿同一单位。甲珍珍是甲玉霞的大姐，八年前二十七岁时自觉自愿地嫁给了大她十岁，且是离过一次婚的陈庆刚，其中原因只有他们自己明白。局外人只是知道珍珍和庆刚都是属于稳重厚道的人，庆刚当过知青，珍珍生性本份。小妹玉霞对大姐和大姐夫最尊

重。

陈庆刚听见汽车喇叭声走出了门，看见姨妹玉霞把头伸出车窗在喊：“庆刚哥，你们林场的大门怎么大白天也关着？”陈庆刚边开门边笑着说：“这是保护区呀！”“有国宝需要保护的吗？”“有呀，你不也来了吗！”陈庆刚打开了木栅门，黑色桑塔那停在了土墙院内。玉霞下车问：“庆刚哥，我姐呢？”“珍珍去苗圃育苗去了，我去叫她。”玉霞又问：“有多远？”庆刚说：“院后滴水岩地界，就一里路。”玉霞说：“你就别去了，我今天是陪杨姐来的。”

杨金拉姆从车里走出来，望着这土墙院内的矮平房，问：“陈场长，能放行吗？”庆刚讪笑道：“这不让你们进来了吗。”杨金拉姆摇摇头说：“我可是想去天都温泉，你也放行吗？”陈庆刚说：“别的人不行，你来了我可不敢再阻拦。”杨金拉姆笑道：“这可不一定，大概是玉霞来了你才放行吧。”陈庆刚也笑道：“玉霞的面子哪能和市长比。我再拦你，你一个电话就通了关节，上面怪罪的还不是我。”杨金拉姆朗声笑道：“话可不能这么说，今天我是既无特许证，也关上了手机，领情就只领玉霞的了。”陈庆刚说：“好吧，你们去，车我替你们看着。”

两个女人离了林场，踏上了通往天都温泉的林间“官道”。

这所谓的“官道”已很有一点年代了，卵石铺就，乃三尺宽的古骡马驿道，道傍杂草丛生，野花争妍，给人“曲径通幽”的感觉。行不半里，杨金拉姆招呼玉霞离开了“官道”择一上坡小径来到了一处高坡翠坪。站在这里，大半个

娇阳照射下的西原市呈现在眼底。而在另一侧近在咫尺间的天都温泉也完全在视线之中。她俩坐在了翠坪上。这是一处能深深地感受到风和日丽的境地。也是一处界于都市和荒野的境地。在她们身后，都市的喧嚣渐远，尽管还隐隐传来汽车的鸣笛声，但比起身处闹市的嘈杂已是轻描淡写的了。在她们眼前却是别一番山野景致。天都温泉周围的群山松林葱郁，山风中轻轻地涌动着如歌的松涛声。一束山瀑如半匹白练从数丈高的壁岩上飞流而下，水雾弥漫，玕珠飞溅，其势撼人心魄。流瀑下，翠岩椒树环绕一处碧潭，潭有三丈余宽，却在不同的光照下呈现七彩缤纷的色采。潭边几步远是一天然温泉，钙化物堆积，千百年积聚成圆锥体，状如火山，顶端突泉喷射，云蒸雾绕，蔚为壮观，涌出的温泉聚于潭傍石滩沙坑，触于潭水内，成为天然浴场。温泉四周椒树林立，时节正是花椒爆红袍之际，山林间飘浮着浓浓的椒香。玉霞隔着吊带裙提了提乳罩带子，她感觉里面被汗濡湿了，涩腻燥痒得厉害，真想脱光了跳进天都温泉痛快快泡个澡。她尽量让轻拂的山风灌进脖子里。

这会儿玉霞才发现杨金拉姆是着意打扮后出的门。

平日里，“与点楼温泉山庄”女经理杨金拉姆总爱穿一身银色西服套裙，给人端庄严肃的感觉。今几个却换上了一件浅蓝色圆领无袖连衣裙，那裸在外面的手臂白皙如藕，连衣裙质地轻柔，高高地顶着一对胸乳，隐约透出胸前白色乳罩。大概是昨天才烫了发，如黑缎般的披肩烫发衬托出三十多岁的少妇特有的丰韵。

玉霞知道这种时候和女经理玩笑是不用顾忌她生气的。

“杨姐，你今天真的很漂亮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杨姐抿嘴一笑，眼风里闪出暧昧的柔情。

“真的，我都生嫉妒了。”玉霞晶亮的大眼在她俏丽的脸上停留片刻，又沿着胸脯朝下滑去，杨姐侧坐在翠坪上的身肢浸漫着情醇少妇的娇艳，美妙绝伦，玉霞禁不住在心里暗暗赞美。

“玉霞，真正要嫉妒的是我，你是青春正当年，美天天都伴随着你呀。”

“杨姐，女为悦己者容，今儿里你是春光无限，让人……”

“鬼女子，你也快快找个如意老公吧，好天天打份自己。”

“杨姐！”玉霞装嗔地嘟起了小嘴，那模样楚楚可人。

“怎么，不让我说啦？我偏说，我这玉霞妹儿啊，该找个什么样的老公呢？像她三姐夫丁强那样的兰球健将，又担心那样的莽汉子把花儿揉碎，找个小白脸儿，我玉霞妹儿又瞧不上眼，这偌大个西原市真就埋没了美人儿了吗？”

“杨姐，别再说了，我这腰杆儿快让你给酸断了。”

“我就不相信你还不找老公。”

玉霞也戏说道：“谁说我不找老公。只是莽汉子和小白脸都不行，我就只有学杨姐一样找个不莽也不‘白’的了。”

“什么叫不莽也不‘白’的？”

“杨姐的老公曾峰云大概就是这样的品牌吧。”

“玉霞，你可真有能耐，真这样我把峰云让给你。只是

他那四十出头的年纪要屈了你。”

“杨姐，少年媳妇老年郎，美着呢。你没听说过四十岁的男人最成熟吗？”

杨金拉姆冷丁吃了一惊。

玉霞说在兴头上了，也没窥到女经理的情绪变化，还一个劲地说：“杨姐，今儿个可是我们俩个女人一起去接一个男人，要是……”她倏地停了话头，她看到杨姐明眸里分明出现了一丝忧郁的神情，转眨即逝，忙嗫嚅道：“杨姐，我……我说过头了……”

杨金拉姆双手扬扬披肩发，那动作即潇洒又掩饰了刚才流露的忧情，她坐起身来，双手抱着膝头，似不经意地说：“说你的，我听着呢。”

“不说了，不说了。”

杨金拉姆“扑哧”一声笑了：“就这样便把你吓着了，你还想人家老公。”

玉霞吐出舌头无奈地笑了笑。

杨金拉姆换了个话题：“玉霞，其实我经常到这天都温泉来。”

“来野浴？”

“不，”杨金拉姆摇摇头，“一次也没下过水。连我也说不出什么原因。只有一点是明白的，那就是这天都温泉应该算是咱们西原市最好的天然温泉了，闲置在这里真可惜。”

“杨姐是想开发天都温泉？”

“谈何容易，没三、五千万的投资根本办不到。”

这话从西原市有名的女经理口里说出来，玉霞也感到诧

意。过去，她也听很多人说过开发天都温泉，但都只是说说而已，更有心有余而力不济的人说：没与点楼杨老板那样的资本，谁能开发得了天都温泉！今天，连杨金拉姆也无能为力，看来这的确是没人能办得到的事了。

山风轻拂，随风飘来阵阵椒香。山坳里，流瀑飞溅的玳珠和天都温泉蒸腾的水雾在天地间袅袅缠绵，变成峰岩上的岚，林梢上的云。西斜的太阳把金色的光芒倾进山坳，雾岚都成了阳光中千姿万态的活物，翻卷游移，虚虚幻幻，真真切切，人如投身其间，必然会生出欲神欲仙的感觉。

玉霞说：“杨姐，来都来了，何不脱了衣裙到天都温泉野浴一番。”女经理摇头。玉霞说：“进来时庆刚哥让我带了浴帕的，他告诉我没人来的，杨姐不放心，我给你站岗，保证没野小子偷走你的凝脂玉体。”女经理看看手表说：“3点过了，下次再来野浴吧，咱们这就去接峰云。”玉霞听出杨姐的话有点言不由衷，便说：“杨姐，到了这里不下温泉去泡泡身子岂不太冤枉了，现在才3点过，下温泉去泡半个小时也不会误了接曾哥的事。”杨姐嫣然一笑道：“要泡咱们俩一起下去泡。”

俩人就从翠坪上站起身来，沿着小径来到天都温泉傍。天热也穿不了几件衣服，杨姐穿的是连衣裙，玉霞穿的吊带裙，从脚上朝头上翻，就都露出了细软白嫩的肉体来。俩人把鲜艳的裙子挂在温泉池边的花椒树杈上，以示这里有女人洗浴，然后便彻底脱去了乳罩、三角裤，光裸着跳进了露天温泉池中……耳畔是天都飞瀑轰鸣的声音，周围是花椒树丛环围的幕帷，仰头望，天空中山雾氤氲，满峡谷都弥漫着水

珠织成的网，像天空中飘着毛毛雨，摸不着却看得见，五光十色，艳丽炫目。野浴的两个女人犹如在仙境中赛美的仙女。在玉霞的眼中，杨姐丰腴而不雍肿，那饱满挺拔的双乳圆润充实，溜圆的臀和平滑的腰身恰到好处地勾勒出少妇成熟的性感美。而在杨姐的眼里，玉霞却是一个人见人爱的美人坯子，她那白皙如玉的肉体在温泉浸泡中泛出粉红如晕的色彩，两只翘翘的乳房已是呼之欲出的野鸽，随时都有展翅欲飞的迹像，那平腹下一丛绵绣小林灰蒙蒙闪着朝露的光斑，让人臆想无限。此时，俩人都已是唇红腮白，脸如酡艳，沉醉在大自然温馥的怀抱中……

出浴起身，玉霞穿戴好连衣裙，对杨姐说：“我有个建议，杨姐，你得寻个时间与曾哥一起来这天都温泉野浴一下。”

杨姐示意她帮忙扣上乳罩带子，笑应道：“你这建议可以考虑，不就是洗个鸳鸯澡吗！”

玉霞眨眨眼，笑道：“那肯定是别有风韵的美事。”

3

西原姑娘爱姓甲，自然小伙子们就爱追姓甲的姑娘。整人之心不可有，爱美之心却不可无，英雄爱美女，俊男寻靓

女，天经地义，说不上是是非非。

前些年，西原市男子篮球队很出名，连续三年在地区比赛拿冠军。篮球队的小伙子们一时间成了西原市的英雄。按理说，球迷中也不乏姑娘，也曾有那么三两人儿谈情说爱，却是好事不长久，没一对儿真成了一家人。这道是：篮球归篮球，爱情归爱情，篮球还能当饭吃！自后，篮球队的小伙子们也铁了心，要找媳妇就挑最好的，找甲姓姑娘，真正姓甲的姑娘。尤其以1米8个儿的主力中锋丁强为甚。有机会接触姑娘，见面先问姓啥？都是本市本城的人，姑娘们也不好再玩那个“甲”，待通报了不姓甲，拉倒，憋上的劲儿全使到了球场上，投篮、灌篮、争抢拼跳，风风火火，待比赛结束，一个个汗流浹背，全瘫在了地上，再提不起半点精神。至到两年前，西原财政困难，市政府决定不再养专业篮球队了，球队领导才着了急。篮球队解散只是个时间问题，这没法儿，领导内疚的是十几个大小子打了几年球还没一个真正成了家的。这领导回家问自己媳妇：“西原市这么多姑娘，怎么就没人看上我手下的队员？”媳妇说：“结婚要讲男才女貌，篮球队的小伙子有什么才？”领导说：“篮球队员们个个都是身材高挑，体格健美的小伙，没一个是爱情标准线上的残废。”媳妇说：“你说那材还缺半边。”领导糊涂了，问：“什么半边？”媳妇说：“身体好会打球只能算武，有文化懂知识才能算能文，这文武双全的小伙，西原城的姑娘才看得上眼。”媳妇一席话如醍醐灌耳，让领导醒了窍。细细寻思，篮球队里除了丁强读完过高中，算封了顶，其余队员都在这之下，按媳妇说的文武双全，全没辙了。这事得